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十八辑 2007.1

茶座

【蒋 蓝

【陈蓉霞、张翼等

【胡位钧

【王学泰

【刘达临、胡宏霞

【张小军

【荒 林

【周保巍

【韦明铤

流年已似手中箸

聚焦：我们时代的忧郁症与自杀

“大分流”背后的隐秘历史

说“运动”之一

日本与中国：情色文化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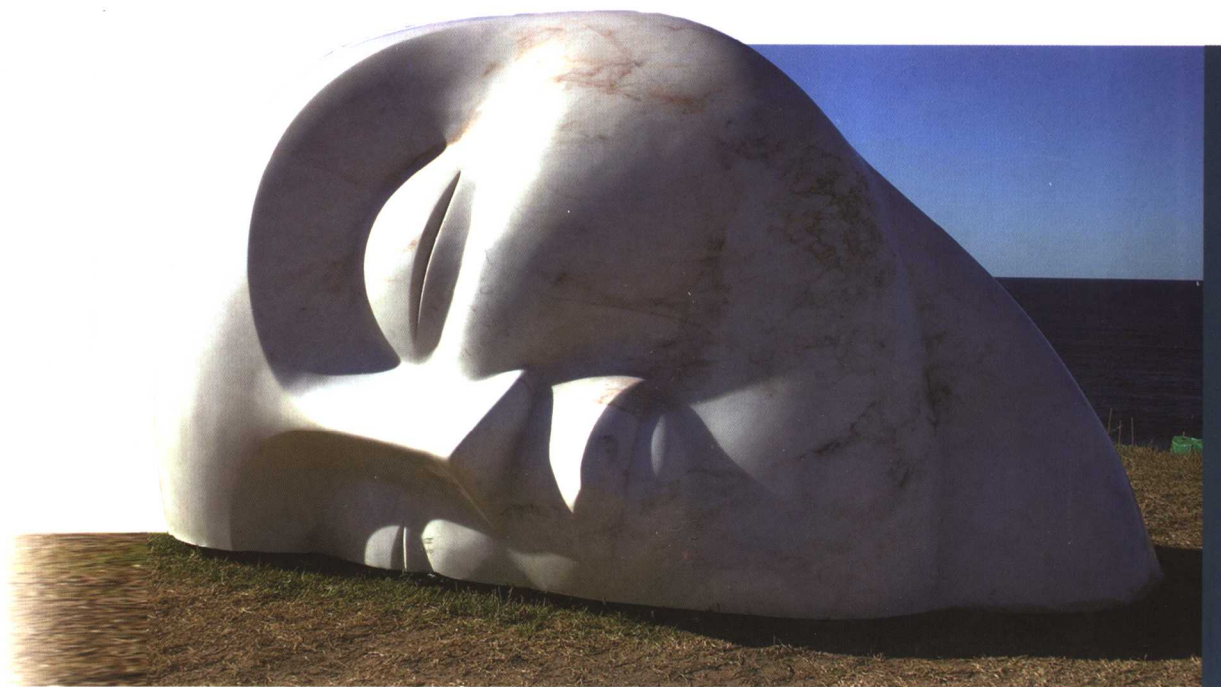
二分陷阱与中国本土思想

陷于争议之中的李银河

从魔女诱僧的佛教故事说起

(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三)

“闽中契兄弟”（《浊世苍生》续写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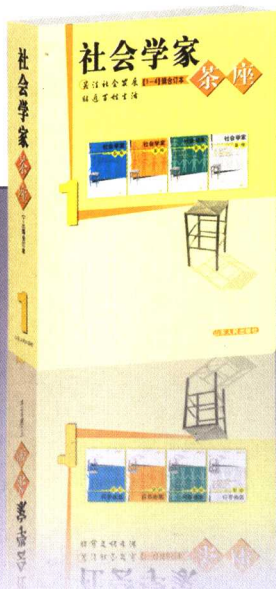




《社会学家茶座》合订本

《社会学家茶座》既有正襟危坐、渊懿博雅之高文；也有谈古论今、回味绵长之小品；学界高人，文坛新秀，于斯雅聚；或冷眼观世，哀民生之多艰；或热心建言，忧社会之离散；书生报国，唯有一笔。有的蹊径独辟，胸中如具灵光；有的卓见直抒，风采惊倒一世。老树新花，千红万紫。更有世外闲人，文坛异类，或刻画儒林百态，或描摹众生世相，幽默精警，益人心智。此地茶语茗香，端的是引人入胜。

举凡关心人心世道者，以人文—社会研究为业者，不可不读。



(1~4辑合订本)



(5~8辑合订本)



(9~12辑合订本)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每本定价：40元

邮购地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250001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涂尔干死了？

标题借自阿瑟·伯格(Arthur Berger)的学术推理小说Durkheim is dead! 此书最近已经出版了中译本。涂尔干是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当然早已归了道山。说“涂尔干死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近代社会学鼻祖之一，涂尔干以其经典名著《论自杀》开创了关于自杀研究的实证主义先河。在他看来，自杀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事实，与既定社会的聚合与整合程度有关。具体来说，自杀可区分为利己主义型、利他主义型、失范型、宿命论型四种。不过，尽管推重实证研究，涂尔干却不曾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而自杀。那么，伯格的意思是否是说，在当今的世界上，涂尔干关于自杀的学说已经不再行时了呢？

伯格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初叶——那个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作者虚构了1910年伦敦的一次学术会议，出席者有探幽烛微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强悍无情的革命家列宁，社会学的三位开山韦伯、涂尔干与齐美尔，以及黑人民权活动家杜波依斯、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韦布等，简直就是当时社会思想界高手云集的世界武林大会。青年时代就酷爱决斗的韦伯在与涂尔干争论之际，一时情绪失控饱以老拳——结果涂尔干失踪，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钻石项链在混乱中丢失。苏格兰场的警察在河边发现遗物，以为涂尔干已死；大侦探福尔摩斯与他的助手华生医生于是出面展开调查。结果，被调查的每个人都热衷于宣扬自家的社会理论，对此，神通广大如福尔摩斯这样的大侦探，也不免陷于困顿。

韦伯与涂尔干虽然生前并未谋面，但两位大师确实是同时代人，不过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却从未提及对方。韦伯在愤怒中打向涂尔干左脸的一拳，实际上是自杀研究的两种取向——理解社会学给实证社会学的一记勾拳。小说虚构这一情节，或许是在暗喻实证主义对于自杀研究解释的乏力吧？

1917年11月15日，涂尔干带着他对无量自杀者轻掷生命的痛惜、对社会团结的憧憬，辞别人世。然而在他身后，当今世界上每年仍有100万人选择了自杀。只要人类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只要人们还在向世界顽强地索取意义，就会有孤独，就会有忧郁，就会有自杀。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也许涵盖不了所有的个案，但依然是一条重要的研究取向。在自杀研究中，两种取向的对峙将长期并存；在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也会恒久共生。在这种意义上，应当说，涂尔干和韦伯一样，也没有死。小说的结尾处，涂尔干“死”而复生，也许正暗含了此种意味。

王焱

2007年1月18日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涂尔干死了？

随 笔 | ESSAYS

004 蒋 蓝 流年已似手中蓍

007 倪志娟 狗和哲学家

010 戈 革 且说“贤弟”，兼及其他

014 邵 建 当生命变成数字和医院是“白”的(二题)

聚 焦 | PERSPECTIVES

我们时代的忧郁症与自杀

018 陈蓉霞 痛，并生活着

023 张 翼 杀人树

028 王建军 自杀三型

035 吴 飞 自杀中的“正义”问题

041 许章润 乡人的死法

045 陈威威 人类进入心理疾病时代——访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

社 会 | SOCIETY

053 苏 晨 和谐社会需“崇厚”

059 王学泰 说“运动”之一

066 陈 宁 社会记忆：话语和权力

073 贺雪峰 乡村治理中的“搭便车”问题

079 魏淑娟 爱的碎片——情感与性的现代流变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085 胡位钧 “大分流”背后的隐秘历史
090 周保巍 从魔女诱僧的佛教故事说起(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三)
097 苏国勋 “全球化意识形态”批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八)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103 张 茗 另眼看基佐
107 肖 瑛 社会学告诉我们无法选择
113 张小军 二分陷阱与中国本土思想
117 吴万伟编译 社会生物学的社会责任

文 化 | CULTURE

- 123 韦明铤 “闽中契兄弟”(《浊世苍生》续写之五)
131 刘达临、胡宏霞 日本与中国:情色文化的异同

世 相 | MASSES

- 135 荒 林 陷于争议之中的李银河
140 赵铁林、黄明芳 “老盲流”马大牙(老北京话城南之十一)

阅 读 | READING

- 147 王子今 《万古江河》与社会史的波澜
151 马 凌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评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

资 讯 | INFORMATION

◇重新发现公民社会建设的价值 ◇秦晖:赢家不能通吃 ◇联合国警告:中国就业机会紧张 ◇企业家原罪论质疑 ◇香港人全球最富 ◇中国古代六大“性文化圈”

封 二 浮世绘映现日本的情色文化

流年已似手中蓍

蒋 蓝

应该说，我对蓍草并不陌生。在大量的汉文阅读里，蓍草频频现身，它一再从那些谶语般的诗歌景观里摇曳而起，将沉淀在诗歌余绪里的恍惚感，悄然带往某个空白处。这种感受类似于国画里那些刻意的留白布局，而一只鸟，正从空白的天空悠然掠过。蓍草宛如一枚书签，让我们对古典的缅怀停驻于此，成为了情怀贴地低飞的驿站。

然而，我在生活里却与蓍草处于“失名”状态。童年时代成天在川南的田埂、山野疯跑，造型特异的锯齿草偶尔吸引住我的目光，但我迅速就迈步而过，任它从我的裤裆下逶迤而盘旋。后来在《本草纲目》里见识了它的尊容——这就是蓍草，就不由得产生歉疚。闻香识美人，但不闻香就斥之为无盐，生活里的俗人大多持这等眼界。

2006年10月中旬，我到河南周口市参加“全国晚报看周口”的活动，在淮阳万亩水面的龙湖一侧是太昊伏羲陵，终于见识了远离尘嚣的蓍草。《淮阳县志》记载：“太昊陵后有蓍草园，墙高九尺，方广八十步。”现在季节已经入秋，错过了8月的花期，约百十平方米的蓍草园内，一米多高的蓍草已显干枯，顶部还有少量舌状花，白或粉红，谷粒般大小的草果一触即散，宛如已然脱壳而遁的蛻。其百足蜈蚣般的草叶并不暗示它具有类似天赋，蓍草并不游走，连气味也是强烈的辛味，不显飘逸，蚊子等很不喜欢蓍草的味道，所以，在蓍草周围，总是一派静穆。草叶很像蕨类，粉色与白色的花成束地长在它有棱有角的茎上。它也被叫做“多叶锯草”，显然是由羽状叶的外观而得名。

很显然，古人所云“百年一本生百茎”（《尚书大传》）未必确实。汉字老祖许慎的故乡漯河距此甚近，想来他也是蓍草的知己，但从他在《说文解字》里说蓍“生千岁三百茎”，就觉得老先生的崇古情结已经“浓得化不开”，蓍草已经不是长在土地里，

而是一根仙草，只需吸纳文化的香火，就足以长生万世。

《易·系辞》上说：“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意思是：蓍占的所得在于效法天圆故能神妙，易卦的所得在于效法地方故能隐藏智慧。据资料上记载，蓍草只在文化重镇显形，比如曲阜孔庙、山西晋祠、太昊伏羲陵等等，其实，在现实里蓍草既不仄身而踞，也未做高蹈凌云状，它倒是平凡而繁多，而且别称广泛，一支蒿、蜈蚣草、蜈蚣蒿、蚰蜒草、飞天蜈蚣、锯草等等已经耳熟能详。董桥在《蓍草等等》里讲到西方人对蓍草的体认，指的是高山蓍草或西南蓍草，其实说的是一回事。但我以为，单一个“蓍”字，就已经足够了。

《平顶山晚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幼年在河边经常玩蓍草。他们叫“算命草”。男女小孩看日后是否可以成为夫妻，就折一根蓍草，掰开断口，各执一边，如果能够完整的撕开，就说明有戏了，青梅竹马的时光没有白过。反之，就属阴阳不合。这种类似“过家家”的游戏，与君子们沐浴焚香而揲蓍，作用一样。用一根草来决定未来、摆渡人生，影响可谓深远。

《太平御览》第四百八十七卷的“人事部一百二十八”里，收录了历史上著名的“哭”典故，其中引《韩诗外传》：臣闻达之所服，贵有或遗；穷之所接，贱而必寻。是以江汉之君，悲其坠屣；少原之妇，哭其亡簪。言人居穷则志笃，处达则恩轻。是以楚君施轡，激三军之浇俗；少原流恻，销轻薄之颓风。善曰：贾子曰：楚昭王与吴人战，军败走，昭王亡其跣屣，已行三十步，后还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于此？昭王曰：楚国虽贫，岂无此一跣屣哉？吾悲与之偕出而不与之偕反。于是楚俗无相弃者。韩诗外传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问焉。妇人曰：向者刈蓍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妇人曰：非伤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吾所以悲者”，并不是蓍草本身，而是“不忘故也”。想不到，蓍草在女界还担当了情感的寄托功能。可见，每当我们见到古事里的“蓍簪”，别以为就不堪回首，说不定在下面就埋伏着西施的容颜。

一般来说，大凡具有神秘意味的植物，其散发出来的影响力总是辐射万端的。在蓍草启动思念的时候，蛰伏其中的毒性正在悄然发作。多年前，父亲单位一个工人，酒瘾发作了，在床底下翻出一瓶药酒，一口气就喝了半瓶，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到一个钟头即死。他喝下的竟然是一支蒿药酒。死状是，头钻进了自己的裤裆。人



们说,这是一支蒿巨大的“扯力”把他“扯”死了。所谓相思有毒,也算一证。

自然了,蓍草的伟力还在于正道,那就是占卦。我估计,根据淮阳的田野现状,古人最早是用点燃蓍草,根据其在龟甲上的烧灼痕迹来洞悉天机的。三棱形的蓍草之茎,并不以脆弱的燃烧而实现这一目的,而是用“慢火”一般纸捻之功,来使命运显形。所以,凡与时间、命运有关的事物,大概总是慢的。

作为时间的度量计,在西洋,蓍草也和算命连在一起。苏格兰人用它做护身符或幸运符。人们认为它有驱逐邪灵的威力,教会也借重它来与恶魔对抗。希腊神话中提到,阿基利斯在特洛伊战事期间,以蓍草为士兵疗伤。所以,蓍草以“军队的药草”更为人所熟知。年轻的少女,会满怀希望地把草藏于枕下,梦想由它的魔力召来真爱。这与《韩诗外传》中提到的著名哭泣惊人地近似,再一次证明了魔草旁逸斜出投身于感情世界的威力。

记得看过一个野史笔记,说有几十根共生在一起、高近一丈的蓍草。蓍草共根已属异象,蓍草满百共根,下面必有神龟守护,上有青云覆盖。只有天下和平,明主得道,蓍茎才长一丈,丛生百茎共根。用此草卜卦合乎古法,必然准确。这就意味着,自然之草在文化的装点下,逐渐被文化妖冶化,步步生姿,成为了文化的植物。对时光、命运之问,人们已经到了“奉若蓍蔡”的程度,难怪明人张潮在《幽梦影》里说:“愿作木而为樗;愿在草而为蓍;愿在鸟而为鸥;愿在兽而为鹿;愿在虫而为蝶。”命贱如草之文人,纵然做不了凤凰,但也可以笔走偏锋,渴望在尘世草莽中成为草中嘉瑞。

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须烧三日满,辨材更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便身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是好了坏让时间去得出结论,但是,谁来为时间作证呢?诗人用反问代替了自问,就显得中气不足了。宋代诗人王禹偁有诗《太昊遗墟》云:“兹焉拜古陵,聊以酬素志。愿求五十蓍,决彼天下事。”豪气固然干云,可是天下事又岂能是被蓍草所圈定的。我觉得,还是苏轼更得事物的中元,他在《次韵曹九章见赠》里说:“蘧瑗知非我所师,流年已似手中蓍。”在那三棱形的草茎上,时光如抽穗之苗,又让我们的欲望越发难以兑现。想到此,看看深秋的窗外,夜空的流水正源源不断淌过我的额头……

狗和哲学家

倪志娟

在通常情况下,狗和哲学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狗肯定不懂哲学,假如哲学可以被狗懂得的话,那么哲学肯定就不叫哲学了;假如一只狗真的懂得哲学的话,那么它显然不再是一只狗,我们只能叫它哲学家。

在更通常的情况下,狗和哲学家又是有点关系的:不仅哲学家思考的宏观世界中有很多狗,而且有些哲学家的微观世界(他的家)中就养着狗。比如我最敬爱的老师,他家里有一只京巴,调皮异常。我去拜访老师的时候,假如说话时间长了,它就觉得受冷落了,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以示抗议,或者咬着一个乒乓球满地打滚,趁着球滚到桌下、沙发底下或柜子角落等它无法够着的地方时,它便上蹿下跳,弄出很多噪音,迫使我和老师中断谈话。年过半百的老师不得不弓下身子或趴于地上,姿态极不雅观地为它找出那只可恶的球。如此再三之后,我只好提前告辞,它立刻摇头摆尾地咬着我的鞋子出来表示欢送。为了它,老师和师母只能轮流出门,总得留一个人在家照顾它——因为它害怕寂寞,假如寂寞久了还会得抑郁症。老师的儿子经常吃狗的醋,说做他的儿子不如做他的狗。老师教训儿子:你是一个人,它只是一只狗,你可以说话表达需要,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它不能说,它需要被照顾。老师一说起这只狗,眉眼发稍都是慈爱和喜悦。

即使不把老师的儿子和狗受到的待遇相比较,做哲学家的狗也是无比幸福的,假如你不相信这点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雷蒙德·盖塔的《哲学家的狗》一书。在这本书里,哲学家盖塔的狗不仅得到了哲学家的爱,还像风筝一样,牵动着哲学家的笔,成为文字世界中不朽的一员。要知道,这种扬名立万通常是人才能够得到的荣耀。

盖塔看他的狗,就像他看整个世界一样,不仅看,还要问“为什么”和“如何”。有些“为什么”和“如何”只涉及他一时一地的胡思乱想,而更多“为什么”和“如何”则

倪志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涉及人类和狗共同的命运：为什么去生存？如何去爱？为什么……？如何……？哲学家的问题令人头疼。还好哲学家的狗不问这些问题，狗也不理会这些问题，狗更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狗只是狗，它用狗的方式去生存，去爱（也许它并不知道什么是爱）。

盖塔的问题虽然只是哲学家的问题，由于哲学家经常自居为人类的发言人，因此他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人的问题。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我最关心的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爱一只狗那样去爱一个人？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一只狗那样去爱一个人？

我自己经常有养一只狗的愿望，尤其是当我女儿也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几乎就忍不住要买回一只了，最终还是理智地克制住了这种冲动。我最大的顾虑是害怕麻烦，也害怕养死它。别人说懒人养龟，要知道我连乌龟都养死过，我不敢想象我能够天长地久地养活一只狗。

但是我又止不住地向往那种我所听闻的人狗之间亲密无间的爱，我知道有被主人送走半年后又筋疲力尽找回家的狗，有为主人殉葬的狗，有勇敢地保护主人的狗，忠心耿耿的狗，善良的狗，多情的狗，诚实的狗，聪明的狗……这些狗总是不讲逻辑地爱着它的主人。

狗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在人和人之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或许也存在过：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偶尔，也在爱人和被爱者之间。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关系称为不人道的、异化的、残忍的、盲目的……总之，这是一种不美好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一只狗那样去爱一个人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小王子》中的那只小狐狸对小王子急切地恳求：“请你……驯养我吧！”我知道我的很多同胞，曾经以很多种方式对异性发出过这种暗示，也以一只小狐狸似的或狗似的方式做出了被驯养的姿态，但是，一个被驯养的人可以得到被驯养的小狐狸或狗似的幸福吗？

小狐狸对小王子说：“你为你的玫瑰失去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重要了。”但是，一个被驯养的人为其主人失去的时间，却经常像玫瑰花一样无声无息地凋谢了——她（或他）经常不得不面对主人的背叛、对主人的失望或无缘无故的失落，而生命的意义，并不因此降临。

我们绝不可以像狗一样去爱人。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爱,是要讲逻辑的,人就是懂逻辑的动物,完全不讲逻辑的人,我们称之为疯子,也就不是人了。逻辑,就是人生命的意义所在,哲学家如是说。

即使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我们多多少少要求每个人都具有一点点哲学素质:反思和审视的能力。而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都是经不起哪怕是最轻微地审视的,在审视和反思的目光之下,其利害得失就像微生物在显微镜下一样被暴露无余。当代不知道多少哲学家正像显微镜一样在人性的领域里辛勤地工作着。

人难免会辜负人,其原因错综复杂,而狗却很少辜负人,这可能是人和狗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害怕自己被别人辜负,但我们在辜负一只狗的时候,却可以承担比辜负一个人时要少得多的内疚,因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安慰自己:它毕竟只是一只狗。这可以构成我们对狗不忠不义的最充分理由。可见,在人和狗的关系中,人总是主人,人占有十足的优势:懂得逻辑的心理优势;而狗永远是狗,它毫无条件地服从、尽忠、守职。人狗之间的爱,对人而言,人真是占尽了便宜,对狗而言——唉,狗永远无言。这是一种多么轻松的爱啊!

假如你不像我这么俗气,不用考虑诸如麻烦或狗的死活问题的话,不妨去养一只狗吧,即便你是一个哲学家,你也可以从一只狗那里得到最彻底的爱。

简而言之:爱一个人,不如去爱一只狗吧。



(刘小超绘)

且说“贤弟”，兼及其他

戈 革

明朝人汤若士所作的《牡丹亭》，是我国传奇剧本中的一朵奇葩。该剧已在昆曲界中流行数百年，至今不衰，其“知名度”直欲驾《西厢记》而上之。连《红楼梦》中都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样的回目和情节，便是明证。因此可以说，中国读书人若不知道什么是《牡丹亭》，可算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

不仅如此，《牡丹亭》一剧现在也还“出了国”。前几年《万象》杂志的某期上刊载了这方面的文章，宣扬了中国某剧团在外国（巴黎？）上演此剧的情况。那篇文章除了介绍情况以外，还忍俊不禁地发表了某些“理论”。那位作者也许对外国的事情比较了解，但是他对中国的事情竟然太不注意，于是就弄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笑话来，真可以和那种不知“四库全书”为何物的大名家争一日之短长了。

原来，《牡丹亭》剧中有一位老夫子陈最良，他是女主角杜丽娘的家庭教师，负责向杜小姐传授“三从四德”之类的必修课。杜丽娘的侍女春香也参加了学习（陪读），因此她也算是陈老夫子的学生。在某一场戏中，陈老夫子称春香为“贤弟”，这就惹得我们的文章作者“发现了问题”，认为陈老夫子弄乱了春香的“性别”，云云。

其实，用一句北京俗语来形容，这样的议论可以说是“猴儿吃麻花——满拧”，是一种违反常识的误会，而绝不是任何意义下的“独得之秘”。要知道，《牡丹亭》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几百年。几百年来，中国不知出过多少聪明才智或吹毛求疵之士。假若《牡丹亭》中果然存在文章作者所想象的那种性别错乱，应该早就有许多人指出过和讨论过，用不着等到今天才会成为“问题”。再说，陈最良是一个头脑冬烘的老学究，而根本不是什么“后现代派”之类的人物。他满脑子封建礼教，绝不可能有任何“女权主义”或“性解放”之类的“先进”思想。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我们说，完全出在文章作者的知识贫乏和思维混乱方

面。要知道,在古代读书人中,师生关系是一种十分密切的人际关系。今之所谓“学生”,古时称为“弟子”或“门生”。弟子做了高官,也不许不再理会老师,否则将会被认为忘恩负义。他们通常不会像我们今天的许多研究生那样,一出了国境就把导师忘得一干二净。在《牡丹亭》中,陈老夫子称春香为“贤弟”,那表示他把春香看成自己的学生。这里的“弟”字指的是“弟子”而不是“弟弟”。事实上,在古代,老师一向就称学生为“贤弟”或“贤契”,很少有用别的称呼的——那时当然还没有“同学”或“同志”之类的称呼,更不存在“Miss 春香”之类的洋腔。这在几十年前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连“引车卖浆者流”都不会对它发生疑问的。

附带说到,在一切新旧武侠小说中,各江湖门派中常有一些“女弟子”,而她们的师父和师母也永远称她们为“徒弟”或“徒儿”,而从来没有称之为“徒妹”或“徒女”的。这一事实,连新派人物也都早已习以为常,从来没有聪明人提出过异议。

问题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近几十年来遭受了十分严重乃至根本的破坏和扰乱,从而才会出现许多粗鄙荒唐、颠倒黑白的怪现象。许多人自以为是在“弘扬”中国的文化,其实却每天都在猛烈地损害中国的文化和严重地误导广大的群众。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值得警惕的危险现象!

在从前,一般中国读书人的姓名、表字、别号、官职、谥号、称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礼节,都有相当细致、相当明确的规范和用法,是不能任意胡来的。近几十年来,这一切全都被打乱了。这也许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我认为,谁也不应该妄称古代的情况也是这么乱,更不应该用自己的无知来“教育”群众。可惜的是,许多不合乎这一起码条件的粗鄙现象大量而严重地存在于所谓的“文艺”活动中。

自古以来,中国广大群众的那一点点“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于“说书唱戏”中的道听途说。到了近代,由于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尤其是由于传媒技术的巨大发展,人们的“文化无知性”已经大大增强,而且深刻地进入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我的一些科学教授或哲学教授朋友们,有时也很赞赏时下流行的那种卑劣俗气、荒谬绝伦的“历史剧”,这是常常使我为之浩叹的!

南宋诗人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在一部电影中,他的父母、妻子都叫他为“务观”,这是绝对荒谬的。假如当时陆家的人们果然如此行事,那就会使别人“笑掉了大牙”!父母呼唤陆游,自应称之为“游儿”,而他的妻子,则绝不会公开呼唤他的任何名字,而只能用“蚊子似的声音”说一声“他”。《红楼梦》中的大丫头晴雯,有一次

称贾宝玉为“他”，就惹得同辈们开玩笑地问“他”是谁，谁是“他”，这正是因为“他”之一字常常是女子称丈夫的“专用”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变化，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在一部电视剧中，“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走进一家古玩铺和铺主聊天。当铺主提到“家父”时，郑板桥竟然说什么“你的家父”如何如何。这实在太过分了！中国语言文字中从来没有“你的家父”之说，只有实在一窍不通的混账东西才能编造出这样的话。旧书记载，郑板桥好“男风”，经常蓄养变童。可以相信，连他的变童也不会说出这样的屁话来！

现在，在几乎所有的古装影视作品中，所有的王爷都自称“本王”，所有的官员都自称“本官”，甚至有的少女自称“本小姐”。这些也全都是毫无道理的胡诌结果。至于那些人的服装、发式等等，也全都弄得非中非日，非今非古，完全得不伦不类和莫名其妙！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提到过一位“赵老爵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则更是经常地被人们称为“韦爵爷”。但我甚为怀疑，“爵爷”之称也许起源于近代之香港，似乎并不存在于中国的宋代或清初。外国有“爵士(Sir)”，而中国则没有。古代的王



(刘小超绘)

爷可以自称“本爵”或“寡人”，人们则当然会称他为“王爷”，或简单地称他为“王”（例如“王何必曰‘利’”），而绝不会称他为“爵爷”，其他如公、侯等等可类推。

有一个荒唐鬼接待港台来宾。看到一男一女走过来，就指着男士问女士道：“这是‘外子’吧？”把女士问得大为惊讶，不知所云。这是真事，不是相声演出。可以肯定，这样的荒唐事，连郑板桥的变童也是做不出来的！

有一位港台女士到内地来旅行，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报道。她提到，有一次她和一位出租车司机聊天，那司机竟称自己的老婆为“我的夫人”，她以为那是一种笑话。但是她还不知道，把自己的老婆称为“夫人”的，在中国内地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博士和教授！我有一次告诉一位晚辈不要这样做，他竟表示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其实很简单，“夫人”是一种“尊称”，只可以用来称呼别人的老婆，而不宜于用来称呼自己的老婆！

清朝末年，有一位不学无术的地方官去见上级领导，那小子不熟悉当时官场的应对。当向长官汇报什么事情时，他竟拱手说：“大人容禀……”这是他在听戏时学来的语言，是完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偏偏那位长官很有幽默感，听了那小子的完全不合当时惯例的恶俗谈吐，他也拱拱手，用同样恶俗的戏剧道白回答说：“听你道来！”此事后来流传甚广，成了当时官场中的一大笑话。由此可见，在清朝末年，虽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狗屁不通、胆大妄为、无知无耻的“剧作家”，但是戏剧中的语言也早已是“上不得台盘”的了！

英文 mandarin 一词，有一意义是“中国明清时代的官员”，其实那是“满大人”一词的译音，应该是专指“中国清朝的满族官员”的。当年林语堂写过一篇题为“怀满大人”的文章。他认为，那些“满大人”，绝大多数全都语言文雅，行动稳重，一举手一投足都合乎礼数，文质彬彬，很有风度，因此是很有其可怀念的优点的。这里讨论的不是那些“满大人”们的阶级本性和“思想立场”，而是他们的日常举止和外在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我和林语堂先生甚有同感。但是，alas！那种文雅的、有礼貌的、有风度的“满大人”们已经像恐龙一样地完全绝迹了。现在那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剧作家”们对他们已经毫无印象。于是我们的影视作品中的那些王公大人、文武百官、善男信女们就全都被编排成了一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行动粗鲁、思想幼稚、知识浅陋的到处流露出流氓土匪习气的漫画式人物。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多么放肆的歪曲和诬蔑啊！“弘扬”云乎哉！



当生命变成数字和医院是“白”的(二题)

邵建

当生命变成数字

斯大林曾经说过:杀一个人是杀人,杀十万个人就变成了数字。这话长久地让我惊悚不已,不幸,他说的是事实。

2003年,广州的孙志刚案由媒体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纸媒网络相互策应,立即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以至惊动天听,从而使带有恶法性质的收容条例寿终正寝。可是,2003年之后,矿难变成了一个黑色字眼,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得不和它照面,而每一次照面,都有一连串的死亡。恕我挂一漏三地罗列一下我所接触到的死亡数字:

2004年2月23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百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7人死亡;10月20日,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大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死亡148人;11月28日,陕西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166人。转到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14人遇难;3月19日,山西省朔州市细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并波及相邻康家窑煤矿,两矿共计72人死亡;7月11日,新疆阜康神农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83人;8月3日,河南省禹州兴发煤矿发生瓦斯事故,24人遇难;8月7日,广东梅州兴宁煤矿发生大面积透水,123名矿工被困井下,因救援无果,近日被宣布全部死亡。紧接着,8月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湾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人死亡,2人失踪……

够了,够触目惊心了!以上就是近一千个活生生的“孙志刚”啊,而这个数字还在时间中延伸。但,我要说的是我自己。开始,我还愤怒地骂;后来就渐趋麻木。这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